

摒弃美好的理想 抒写真实的人生*

——论张爱玲小说思想意蕴

文春风

(巢湖学院 中文系,安徽 巢湖 238000)

摘要:从张爱玲小说中的爱情出发,分析了张爱玲小说的独特魅力——抒写真实人生的魅力。虽然她摒弃了美好的理想,抒写了真实的生命状态,无奈而苍凉,却给人一个坚强的启示。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摒弃理想;真实人生;生命状态

中图分类号:J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X(2003)02-0020-03

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像一株废墟上的罂粟花绽放在沦陷的上海,红极一时。傅雷把她与鲁迅并举,令世人瞩目。不过傅雷、胡兰成等当时的评论关注的是张爱玲的天才与技巧,并未揭示她小说的深刻思想意蕴。建国之后,张爱玲被长久的漠视。直至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称“她为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并开始阐释其作品的意蕴。他认为张爱玲作品中表现的苍凉意味是“对人生热情的荒谬与无聊的一种非个人的深刻的悲哀。”^[1]夏志清给了张爱玲小说一个很高的意蕴定位——抒写人生永恒的悲哀。他的论述使人们开始重新注意张爱玲及她的作品。与此同时,台湾学者唐文标则评价张爱玲除了技巧之外,只是趣味主义地描写了她所熟悉的“腐朽、衰败、垂死、悲哀”的“死的世界”,内容狭窄,并无深刻意蕴。不过,不管怎么说,人们开始关注张爱玲作品的思想意蕴了,这种关注使得张爱玲在20世纪90年代又一次“热”了起来。李欧梵认为张爱玲的作品充满了世纪末的颓废情绪,更多的研究者则开始从张爱玲的身世、创作心理、女性意识等角度去阐释其作品的“无奈与悲哀、苍凉与孤独”。其中于青的《天才奇女——张爱玲》,余斌的《张爱玲传》都从张爱玲的身世经历解读出悲剧生命意识。

对张爱玲的关注,从其作品问世至今,起起落落,对她的技巧与才华的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只是对她小说的思想意蕴,一直以来人们倾向于消极、悲观,对她小说思想的积极性几乎没有肯定。认为她不象鲁迅、茅盾、老舍那样关注民族、社会乃至人类的命运,对现实人生缺乏思考。其实,张爱玲虽一再表明自己不涉时事与政治,但她时刻也未放弃对人类命运状态的思考。张爱玲的作品确实是无奈而苍

凉的,但这是她对真实人生状态的感悟,这样写是承接了鲁迅批判孱弱的国民传统,为铸造真正坚强的国民而彻底摒弃了理想。当然,她的家庭、她的人生经历给了她敏锐的目光和深邃的心灵,领悟到这样彻底的生命真实。

张爱玲生活的那个破坏的时代已经远去了,但时至今日,张爱玲的作品还仍然具有震撼人心的魅力,这是因为她的作品探索了关注人生、生命存在的永恒命题,抒写了独特的人生感悟,彻底打破了理想,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充分抒写了真实的人生,正如她在《金锁记》开头所说: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上、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三十年前的月亮”是真实的存在,但在人的想象中总是蒙上一层理想的色彩,感伤或欢愉,然而真实的月亮就是那样。“凄凉”是张爱玲的用词,意在打破美好的理想,形成参差的对照。对待“三十年前的月亮”就如对待人生一样,张爱玲摒弃了理想的目光,对其进行冷静、真实的观照。

张爱玲的创作总是远离时代,远离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不直接反映社会环境等对人的命运遭际、人性的影响,不指陈控诉它们,有意模糊这些具体的背景,因为这些影响都是暂时性的。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更替,会得到解决,它们不会是

* 收稿日期 2002-10-28

作者简介:文春风(1978-),女,安徽泾县人,巢湖学院中文系助教,苏州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人类总体的生存背景。她要写的是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以此给周围环境一个启示。她选择了人类永恒的主题——爱情、亲情来承载她对生命、人生的深层感悟。

抹去理想的光环,人类真实的生存状态是无奈而苍凉的。就像爱情,在人类的理想中关于爱情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所有的婚姻都是因为有爱才成立,即使有情人终成不了眷属,那其中的爱也是真挚和缠绵悱恻的。而张爱玲笔下的爱情呢?《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与范柳原不过在玩着交易爱情的游戏,互耍心机。“倾城之恋”理想中该是怎样的惊天动地,然而,流苏只是希望嫁给柳原,找到新的生活依靠,她绞尽脑汁地与范柳原周旋,不过如此。与爱情无关,基于现实的考虑,这样她就可以离开充满难堪与屈辱的白公馆了。范柳原也不过因流苏是充满中国味的理想女人,征服她作为情人很好,他的花招与心计,也与爱不相干。两人在舞厅、月夜中玩着猫抓老鼠的恋爱游戏,但真实的内情,彼此都很清楚,这就是人们憧憬的爱情——无爱的爱情,人生就是如此冷峻,不要抱太多的幻想,张爱玲用她冷静而理性的笔触为我们拆解了过去的美好爱情理想,直面现实的人生。“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倾城之恋》)。“倾城之恋”不是一个刻意营造的传奇,只是千万个生活中普通爱情故事的缩影,是“说不尽苍凉故事”中的一个。流苏和柳原最后由于香港的陷落到底成就了一段无爱的婚姻,但流苏反而有点怅然,香港的陷落是人们无法选择的偶然,它不是也不应该是美好爱情的决定因素,只有爱才应该是。但现实中的人类生存状态就是这样无奈,成就一对平凡夫妻的是偶然的那一刹那的感动,这样的婚姻能维持多久,十年八年?总之不可能是一辈子,天荒地老之类。但仅仅是刹那感动的契机,也并不易得,一个城市倾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就因为要成全她。那尘世中更多的平凡的男女的爱情、婚姻呢?可想而知,“不过是不明不白、猥琐、难堪、失面子的屈服”,可见人类的生命状态“到底是凄凉的”。流苏和柳原都不甘于这样的结局,不过又能怎样,只有无奈。“或许有一点真心”竟成了爱情的奢望,生命是残酷的,寻找一点真心真爱,也不易得;“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惨伤”(《自己的文章》)。

《十八春》中的爱情更是无奈。相爱的人无法在一起,几对婚姻又都是无爱的,可见爱成就不了婚姻。几对相爱的人:曼桢和世钧,叔惠与翠芝,甚至曼璐与慕瑾,在现实生活的强制选择下,都无法与相爱的人在一起;“有一点真心”又怎样,生活中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偶然,这些偶然好像宿命一样,让每个人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终究不过是屈服于生活。曼桢已算是非常坚强的人了,自主欲望很强,但她与世钧的爱情,她自己的生活还是不可避免的一团糟。

万方数据

有爱的爱情在现实生活中只能带来更多的惨伤。《多少恨》中的虞家茵爱上了爱她的男人夏宗豫,也许未来有很好的生活期待,但她无法选择父亲。父亲的存在毁了她的一切,毁了她与夏宗豫的爱情,最后在夏宗豫病妻的哀求下,只有放弃爱情,连一个告别的机会都没有。现实生活就是这样,让人不可避免的沦落,人们对于现实的人生最深刻的内心感受,只有“无奈”。这就是人类的生存状态,不管我们怎样努力,无爱也好,有爱也罢,结局总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我们可以做的仅仅是努力去做,不管结局如何。只能用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作别美好的理想。张爱玲通过她的小说中的故事,冷峻地描述她所体验的真实人生,摒弃了理想的目光。一切美好的理想就像《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总是想言教教授当他的父亲一样,是不切实际的,应该放弃,面对真实的现状。为了彻底打破理想,张爱玲甚至写了变态的乱伦的父女爱情,《心经》中的许小寒与许峰仪,正常的健康的爱情无法实现,而不健康的爱情却出现了,这种变态爱情的描写更加彻底地打破了关于爱情的种种美好理想。现实冷得让人彻骨心寒,而在张爱玲的笔下,又真实得让人不可拒绝,就像作品中一再出现的冰冷的镜子。张爱玲作品中的人物都曾有过自己的理想,柳原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多好的诗。然而不是现实,曼桢也希望与世钧在一起幸福地生活,虞家茵当然希望与爱她的宗豫在一起,然而不是现实,现实中的人只能抓住可以掌握的才是真实的人生,所以柳原到底与流苏结成了一对平凡夫妻。也许不是天荒地老,但十年八年的总可以。曼桢也不得不接受祝鸿才与他的孩子,虞家茵只能作别她的爱情……她小说中的饮食男女都没有执着于不切实际的理想,而是接受了现实的真实人生,即便是不明白的、卑微的、失面子的屈服生活,也没有遁世或自绝,他们都在“惘惘的威胁”中,平凡而真实地活着,或许有些无奈但到底坚强地活着。

生命自顾自的溜走,就像对面屋檐上跳来跳去的猫,等来的只是无休止的妥协与屈服,无奈的活着就是人类永恒的存在,每个人对于这一点都有很深刻的感受,却一直不愿正视,张爱玲的小说冷冷的诉说着这一切,每个人都可以产生共鸣。虽然沉重,但这感喟有力,是人类的真实生命状态。正因为她直面冷峻的甚至有些恐怖的真实人生,所以张爱玲才会深刻,因为洞穿了几千年来的人类自欺的美好理想,所以张爱玲才更真实。读她的小说让人清醒,正视现实,不再幻想。在这一点,张爱玲甚至比鲁迅走得更远。鲁迅为了救助国人灵魂,虽然自己被孤独无助、无奈悲凉所困,但在作品中,总给自己、给民众留一些“虚望”:“总会有路的,走的人多了便会有了路,如夏瑜坟上的那一圈小白花,单四嫂子的期望——明天在梦中‘会她的宝贝’”(《故乡》)中孩子们的质朴友情……没有彻底打破理想,用虚望来反抗现实的

无奈,用那本无所谓无无所谓无的希望去反抗绝望,给世人留一点理想的安慰。但张爱玲坚决彻底地撕开了一切面纱,让人无可逃遁,只有面对真实的现状,勇敢地面对。她写小说不写悲壮,而写苍凉,因为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启示人们面对现实,不再用理想做借口,做虚无的梦,让自己绝对坚强地去承受一切无奈的现实。有人据此认为张爱玲是悲观的,其实这不是悲观,而是绝对的理性和冷静。她不回避痛苦、无奈,正视一切,不躲在虚妄的理想下安慰自己。她能够坚强地面对一切挫折和失败,她自己的生活经历也可以说明她绝不悲观。

她童年很不幸,她失落于她的家庭,她的家庭失落于时代,但她没有失落自己,她知道自己要什么。她自己掌控了自己的生命。父母离异,在继母与父亲的折磨下生活,她受尽委屈,重病半年,父亲把她关起来,不请医生不给药,差点病死,她逃到母亲那里,母亲给她两条路,读书或嫁人,她选择了读书。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动荡,内忧外患,战乱频繁,战争打碎了她苦心经营的计划,失去了去英国学习的机会,香港的战火又烧掉了她引以自豪的学业成绩,从战火中逃回上海,这个流着贵族血液的千金小姐(祖父张佩伦是满清大臣,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生不逢时,遭遇乱世,不得已选择写作,及早成名,她对于自己的自私功利,成名的急切从不讳言。“成名要趁早,迟了,快乐也不怎么痛快了。”张爱玲也憧憬“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下马定乾坤”的生活秩序,然而在仓促的时代中,她摒弃了理想,抓住了写作及早成名,成就了自己的人生。我认为也正是她独特的家庭背景、时代经历让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对人生有了比别人更清醒的感悟,更深刻体味到人生的无奈、无力与无助。并以她独特天才式的艺术感受和审美表达才能把这一切冷静地叙述出来,不是悲悼,只是理性的观照。这一切使她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极富个性的作家,并形成了她独特不参考文献: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

[2] 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M].台湾:大地出版社,1985.

[3] 张洪.无奈与悲哀[J].当代作家评论,1994(3):59-65.

文中所有引用张爱玲作品中的文字均引自张爱玲.张爱玲文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Discard Fine Ideals , Show Real Life

——Proximate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in Zhang Ai - Ling 's Novels

WEN Chun-fe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Chaohu College , Anhui Chaohu 238000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love stories in Zhang Ai - ling 's novels ,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unique charm of her works——discription of the real life . Even though she discards the fine ideals , Zhang describes the real state of life , that is helplessness and desolation , which brings a strong enlightenment to the readers .

Keywords : novels written by Zhang Ai - Ling ; abandon fine ideals ; the state of life

可重复的审美魅力——冷静抒写真实人生的魅力。

人都是在时代和环境中挣扎着生存,都逃脱不了那种“惘惘的威胁感”^[1];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传奇再版序》)。张爱玲小说中的故事都是已成为过去的东西,开始就表明,来沏一杯茶,点一炉香,听一段传奇。她从过去的人类记忆中,人类经验中解读出最悲怆的人生之谜,是无奈、悲凉,并在几乎所有的作品中重复这一主题,为什么?我想,所有关注人生的作家,都是悲天悯人的,张爱玲的作品看来不拘于济事救时的实际问题,事实上,她时刻也未放松对生命、人生的思索。她的小说不写悲剧,也没有喜剧,更没有史诗式的超人英雄,只有琐屑的平凡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虽然张爱玲一直用她那透骨心凉的笔调描述最真实的生命状态:没有所谓的美好理想,只有真实、朴素、平凡,甚至有些不明不白,卑微的屈辱的生活,但她一样期待借此打破人类的梦幻,救助国人孱弱的灵魂,铸造坚强的国民,这样才有未来。其实,这才是张爱玲彻底拆解美好背后最真实的愿望,张爱玲曾说,她“非常欣赏鲁迅对国人性格阴暗面及劣根性的暴露,只是这一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然中断,很是可惜^[2]”。我想,为了重铸国人坚强的魂灵,张爱玲承接了鲁迅的传统,甚至比鲁迅更有力的直面人生,因为她没有留一丝希望,“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天才梦》)。但人类还要顽强地活下去,只有清醒的坚强才是真正的坚强,不需要用虚无的理想来支撑。否则,一旦理想坍塌,人生便没有了支柱,便会崩溃,而“美好的理想”不是真实的存在,所以对人性的威胁是潜在的、可怕的,张爱玲的打破理想是为了铸造真正坚强的魂灵。

“三十年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金锁记》)。今天,张爱玲及她的月亮都已逝去了,但她给我们的“苍凉的启示”还没完,也完不了。